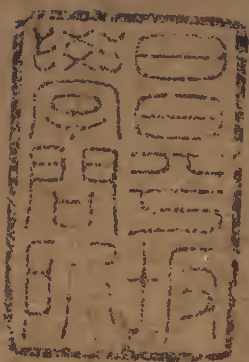


四書抽注 孟一之三



漢書門			
八	五	九	二
六	八	五	二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毛	八	漢	
七	五	書	
函	九		
三	二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592	
冊數	6 (4)		
函號	277	23	

0 1 2 3 4 5 6 7 8 9 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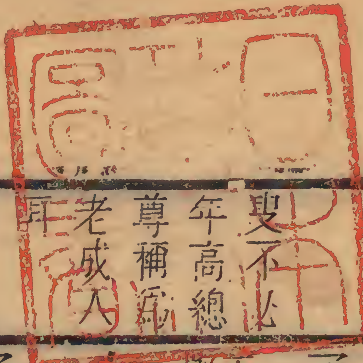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孟子卷之一

朱熹集註

富春張鳳藻撰注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此章見孟子以仁義救世意 欲行仁義之道也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瑩也 都大梁 僭稱王 王公曰 惠中史記 惠王二十

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益朝至梁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

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老之稱 王所謂孟子蓋富國彊兵之類

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德愛之理 義者心之制 事之宜也 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旨 曰下文乃詳言之 後多放此 王

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

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

孟子

梁惠

一

二酉堂

也 奪強取

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

大夫

君乘而臣

君乘而臣

十分取一

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

心可實足

守分當得之

孳孳

弑君之

足也此臣言王何

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

必利也

反○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

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

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

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

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千

弑下殺上也饜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

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

為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未有不仁而遺其親

不愛

民好

緩

而不忠

此臣言亦有仁義也

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不利以明上文

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

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仁者君弱

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王亦曰仁義而已

矣何必曰利以開弑奪之禍乎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

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

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

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

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托始之深意

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讀

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

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

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

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

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

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

孟子

梁惠

二

二酉堂

人曰鴈
小曰鴈
從人
聲大夫
為等昏
禮用之
故外人
華用之
者取其
隨時以
知保身
又知去
就之義
而不失
其序也
鹿山獸
多壽牡
者有角

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并此聖賢之心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樂音洛篇內同○沼池也○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
鹿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

解角
亟急也
促迫也
速也敏
捷也从
人从口
从又从
二二天
地也乘
天時因
地利口
謀之手
執之時
不可失
也
鳥羽肥
高音學

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為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于來如于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麋鹿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歡美辭物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曰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樂當自言吾有天下如

孟子 梁惠 二 二西堂

澤也牝
音品
觀四方
而高者
曰臺
圓曰池
穿地鍾
水也曲
則曰沼
亡滅也

牽也
曳引也
牽也

天之有日日亡吾耳
自言而日之曰此且何
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
君獨樂而不帥其民則民怨之
此章見人君當盡心王道不存小惠
也○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
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
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
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
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
之不能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
移者勝敗分已其敗者
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

一舉足
曰跬跬
三尺兩
舉足曰
步步六
尺

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
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帥其
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
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
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
是為盡心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
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
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
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
死無憾也養生喪

子思子
梁惠
四
二酉堂

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而王道從此行矣
勝音升數音足
○農時謂春耕

濁水不流曰沔

夏秋收之時凡有與作不違此時至冬乃
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沔
床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
目魚不滿尺布不得游人不得食山林川澤

平地有木業曰林

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
焉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
之利而樽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
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
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

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此為王道之始

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

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

之圃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

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

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

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人稱之曰王則半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
王則去聲後皆倣此○五畝之宅一夫所受

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
妨五穀故於墻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

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
孕字之時如孟春微特母用牝之類也七十

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
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下寧取覆之

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悌頒與班同
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

民衣食不足則不服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

孟子

梁惠

五

二酉堂

二畝半在田在公田百畝中取二畝半為八家之宅負从人守貝非从刀

黑北方
水色也
从炎上
出困七
竈突也
物之黑
者莫如
烟煤故
从之
黔音鉗
黑也一
說以黑
巾覆頭
故名點
首

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
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
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
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
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饑寒也此言盡法
制品節之詳極裁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
士道之平時
成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
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
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
之民至焉豈僅多乎陳同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
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
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
異矣至於民饑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
民閒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

兵戎器
也蚩尤
以金作
兵一弓
二受三
矛四戈
五戟又
刀劍口
短兵
刺直復
也從約
束之束
者非又
譏刺瀝
桐
刀加鉅
為刀俗
作必非

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不
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脩其政天下之民至
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
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
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
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
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
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
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
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梁惠王
曰寡人願安承教安承上章言願孟子對曰殺
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挺徒頂
人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人君行虐厚斂
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
也

孟子
梁惠
上六
二酉堂

萃此率獸而食人也

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

驅獸以

食人矣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

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惡之

去聲惡在之惡平聲

君者民

備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

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備音勇為去聲○備從

東草為人以為從衛謂之勿靈略似人形而

言此作備者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

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為人君者固未

虐政殺民與挺刃也

異類

我同類之

况百姓與我同類今我

率獸食人是亦見惡于仲尼矣昔

仲尼思之者何為夫備不過象人用之備非尚且惡之

當

進

行厚斂之虐政定

為餓等

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

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為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徇一己之欲而不恤

周成王

封弟叔

虞于唐

為唐侯

南有晉

水至子

變改號

晉國

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告之

夫父母之於子為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

忘於懷何不至視

有

之不如犬馬乎○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

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

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

之願比死者一酒之如之何則可

長上聲喪

必

二反酒與洗同○魏本晉大大魏斯與韓氏

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

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

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

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

孟子對曰地

方百里而可以王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王

二酉堂

春耕起
土壤以
播種夏
耨去種
莠以養
苗

耘刺地
除草也

往適也
去也从
彳从里
里古封

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

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

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

兵矣省所便反斂易皆去聲耨奴豆反長上

信君也易治也耨耘也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

信君也易治也耨耘也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

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

與王敵夫音扶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

與王敵夫音扶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

字之其
所封之
地也

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故曰仁

者無敵王請勿疑可王以無敵蓋古語也百里

迂濶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

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

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一語上

卒倉卒也忽也

七汲反惡平聲○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

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

然後定也孰能一之王問對曰不嗜殺人者

孟子

亢陽不
雨曰旱

能一之也王又問曰列國之民列國之君制之孰能與之王復問也對曰天下

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

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

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

不嗜殺人者也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

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

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夫音扶音勃田音當

沛然雨盛貌浡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

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

證法聖
善周聞
曰宣布
也散也
明也揚
也中从
回風回
轉所以
宜陰陽
也
手引而
前曰牽

曰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曰然不深原其意

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矣子思子

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宋

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

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

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

豈偶然而已哉○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

事可得聞乎齊宣王姓田氏各辟疆諸侯僭

者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

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道

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為

其先許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以已通川

子思子

梁惠

九

二酉堂

鄰音隙 又音機 血者幽 陰之物 費用血 所以厭 變怪禦 妖覈也 即名覈 者亦猶 治亂曰 亂也

德莫大于保民

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保愛曰若寡人

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

臣聞之胡齧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

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費鐘王曰

舍之吾不忍其殼鯨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

然則廢費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

有諸○胡齧齊臣也費鐘音解鯨音速與平聲

取血以涂其費鄰也殼鯨恐懼貌孟子述曰

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

其殼鯨

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見牛之殼鯨而不忍

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

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

一牛即不忍其殼鯨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

羊易之也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

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

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

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惡平聲

子血子

梁木惠

十

二酉堂

明察也
故从祭

不用力焉與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

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

不能也與平聲為不之為去聲○復白也鈞

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未銳小

而難見也與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

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

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是以

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

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

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為耳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

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

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

折斷之不肯尊命折枝也又音舌者斷而猶聯也

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

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為長者折枝

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

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

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

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

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

子血子

初梁東

十一

二酉堂

自謙言
寡德之
人也

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與平

宜後者而先之 宜先者而後之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

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

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

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節

治也不能推恩則眾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

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

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視推之然後及於仁民

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

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權然後知輕重

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物有輕重

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度

之度待洛反○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

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

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

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

有甚於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

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

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抑王與

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抑王與

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分寸尺
火引為
五度

有甚於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

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

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抑王與

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抑王與

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也構結也孟子以王

快也然二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穀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不

於此者心之王也而必為此者欲誘之也欲

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曰王之所大欲

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

快稱意
也爽心
也

孟子

梁惠

十三 二酉堂

聲生于
心有節
于外曰
音聲成
文也雜
出曰音
單出曰
聲

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

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

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

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

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

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為不為之為皆去聲便令皆平聲辟與闢同

朝音潮○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辭

也若如此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

魚言必王曰若是其甚與曰始有甚焉緣木

衆多也
从水三
人為衆
弱懦也
二十曰
弱冠上
象撓曲
夕象毛
二毛并
益弱會
意孱健
也弓行
力也

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

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

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

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

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

其一以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

其本矣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

文

子面下

梁惠

十四

二酉堂

赴極就也 若坊本作如

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

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

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

潮賈音古愬與訴同○行貨曰商居貨曰賈

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

來則大小疆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

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

至與首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

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昏與曰

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

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

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

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產生業也恆產可常生之業也恆心人所常

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

而常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是故明君制民

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

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

民之從之也輕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

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

子血子

梁木衷心

十五

二酉堂

救死而恐不贍尚足奚暇治禮義哉治平聲凡治字為理物之

義者平聲為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放此此王

○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

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盍何不也使民有常

本也說恒產之制若何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

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

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

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

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

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區七伯功何足道哉音見前篇

○此言制民之

區七伯功何足道哉音見前篇

區七伯功何足道哉音見前篇

區七伯功何足道哉音見前篇

區七伯功何足道哉音見前篇

區七伯功何足道哉音見前篇

區七伯功何足道哉音見前篇

區七伯功何足道哉音見前篇

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

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為齊梁之君各

陳之也楊氏曰為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

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

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

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

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

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 十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

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

甚則齊國其庶幾乎見於音現下見於

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

音樂之
樂音岳
喜樂之
樂音洛
从兹从
木器也
从自聲
也

篇內並同○莊暴齊臣也他日見於王曰王
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

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

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變色者
慚其好

之不正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

由古之樂也今樂世俗之樂曰可得聞與曰
古樂先王之樂

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

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聞與之與
平聲樂樂

爲王言樂下字音洛孰樂亦音洛○獨樂不若與
人與少樂不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臣請

爲王言樂皆孟子之言也此以下今王鼓樂於此

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感頰

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

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

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

首感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

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

無他不與民同樂也感頰于六反頰音過夫音
扶同樂之樂音洛○鐘

也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感聚
也頰頰也人憂戚則感其頰極窮也羽旄旌

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今王鼓樂於此

孟子 梁惠 十七 二西堂

也
感縮小

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

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

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

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

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

民同樂也

政使民各得其所以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

獨以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

樂而謂今樂由古樂其實古今樂何可同

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

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

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

主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疾首感頹則雖

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子孟○齊宣王

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

傳有之

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

孟子

梁惠

十八

二酉堂

苑有垣

者曰囿

域養禽

獸也有

藩曰園

有澗曰

囿

傳紀載

事迹以

傳于世

曰傳又

古者以

車駕馬

乘詣京

師曰傳

幸哉

方能鼓樂也不然

幸哉

方能田獵也不朕

使我民得觀太平之象

民喜之如

者

故

此初之其者也

由平日推好樂之心發政施仁

與民同樂者推好惡之心以行仁

天下豈近于治乎

政使民各得其所以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能與百姓

好樂與百姓

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所謂齊其庶幾

獨以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

深勸其與民同

古或

傳有之

囿音又傳直戀反

囿者蕃育鳥獸

武事然不欲馳騫於稼穡場圃之中

故度閒

分天下有其二之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

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

民猶以為大

孟子

梁惠

十八

二酉堂

車又單
乘馬曰
驛騎

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

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

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

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

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

里為郊郊外有闕阱坎地○齊宣王問曰交

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

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

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

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

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致違理故曰

畏天也自然合理無不周備保天下之氣象

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詩

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王曰大

梁惠

十九

二酉堂

雖云

而民間

牧養

採薪

中取

逐禽

中取

一國之

用者多出者少

王之囿亦如是乎

齊之界

中禁

者

初蕘音饒

芻音芻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

禁云百姓有

爾甲

後敢入

臣聞郊關之內

有囿方四十里

殺其

坎陷人

犯不敢避不能

王法安王可也

禁成也止也

里為郊

郊外有闕

阱坎地

○齊宣王問曰交

鄰國有道乎

孟子對曰有

惟仁者為能以大

事小是故湯事葛

文王事昆夷

惟智者為能

以小事大

故太王事獯鬻

句踐事吳

天者也

樂天者

保天下

畏天者

保其國

樂音

洛音

○

天者理

而已矣

大之字

小小之事

大皆理

之當狀也

句音

弱之私

故小國

雖或不

恭而吾

所以事

之義理

識時勢

故大

國雖見

侵陵而

吾所以

事之禮

尤不致

廢

之之心

自不能

已智者

明義理

識時勢

故大

國雖見

侵陵而

吾所以

事之禮

尤不致

廢

之之心

自不能

已智者

明義理

識時勢

故大

國雖見

侵陵而

吾所以

事之禮

尤不致

廢

之之心

自不能

已智者

明義理

識時勢

故大

國雖見

侵陵而

吾所以

事之禮

尤不致

廢

之之心

自不能

已智者

明義理

識時勢

故大

國雖見

侵陵而

吾所以

事之禮

尤不致

廢

之之心

自不能

已智者

明義理

識時勢

故大

國雖見

侵陵而

吾所以

事之禮

尤不致

廢

之之心

自不能

已智者

明義理

識時勢

故大

國雖見

侵陵而

吾所以

事之禮

尤不致

廢

之之心

自不能

已智者

明義理

識時勢

故大

國雖見

侵陵而

吾所以

事之禮

尤不致

廢

之之心

自不能

已智者

明義理

識時勢

故大

國雖見

侵陵而

吾所以

事之禮

尤不致

廢

之之心

自不能

已智者

明義理

識時勢

故大

國雖見

侵陵而

吾所以

事之禮

尤不致

廢

之之心

自不能

已智者

明義理

識時勢

故大

國雖見

侵陵而

吾所以

事之禮

尤不致

廢

之之心

自不能

已智者

明義理

識時勢

故大

國雖見

侵陵而

吾所以

事之禮

尤不致

廢

之之心

自不能

已智者

明義理

識時勢

故大

國雖見

侵陵而

吾所以

事之禮

尤不致

廢

之之心

自不能

已智者

明義理

識時勢

故大

劔檢也 所以防 檢非常 也葛天 盧之山 發而出 金崑尤 受而制 之以爲 劔鏡 赫火赤 猊

仁知之 洵交鄰要道也 偏 大侵小慢 不勝忿怒 恐不能御之事之也 哉言矣 寡人有疾 寡人好勇 言以好勇故 不能事大而御小

也 對曰 王請無好小勇 夫撫劔疾視 曰彼惡 臣 怒目 你

敢當我哉 此匹夫之勇 敵一人者也 王請大 不道 臣

之 夫撫之 夫音扶 惡平聲 疾視 怒目 而詩 視也 小勇 血氣所爲 大勇 義理所發 寄人共之 振德揚威 我 以之福

云 王赫斯怒 爰整其旅 以遏徂莒 以篤周祜 地文 於 是 與 師 寄人共之 振德揚威 我 以之福

以對于天下 此文王之勇也 文王一怒而安 答 仰望禁暴御小之心 所好 除一密而四方安寧是

天下之民 詩大雅 皇矣 篇赫赫然 怒貌 爰於 也 旅衆也 遏 詩作按止也 徂 往也

莒 詩作旅 徂 莒 謂密人 侵阮徂共 之衆也 篤 厚也 祜 福也 對答也 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 此文王之 書曰 天降下民 作之君 作之師 惟 大勇也 上 生此 土之 義爲 立我爲 非私我也 天

我 盡教養之道 安民故 以 居君師之位 則 我誅 戎安 曰 其助上帝 寵之 四方有罪 無罪 惟我在 天 以作亂者 親書言 設時有

下 曷敢有越厥志 一人 衡行於天下 武王 恥 而誅 所好 必

之 此武王之勇也 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 勇 衡大耶 衡與 橫同 書周書 泰誓之 篇也 然所

之 民 引與 今書文小 異 今且依此 解之 寵之 四方 寵異之 於四方也 有 罪者 我得而誅之 無 罪者 我得而安之 我既 在此 則天下何敢

有 過 越 其 心 志 而 作 亂 者 乎 衡 行 謂 作 亂 也 子 孟 子 釋 書 意 如 此 而 言 武 王 亦 大 勇 也 今 方 幸 禁 亂 誅 暴 以 安 靖 已

王 亦 一 怒 而 安 天 下 之 民 民 惟 恐 王 之 不 好 何 以 爲 疾

勇 也 王 若 能 如 文 武 之 爲 則 天 下 之 民 望 其 一 怒 以 除 暴 亂 而 拯 已 於 水 火 之 中 惟

恐 王 之 不 好 勇 耳 此 章 言 人 君 能 懲 小 忿 則 能 御 小 事 大 以 交 鄰 國 能 養 大 勇 則 能 除

子 孟 子 梁 惠 二 十 二 酉 堂

二 十 二 酉 堂

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此章要人君同樂于民而行補助亦共一事也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齊宣王就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自跨天下之人皆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洛下同○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其樂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上有分定所樂即怨者非但安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所以即民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夫民不同樂則非與同樂則感如君所欲與聚所下不安分臺池鳥獸君有同樂則同郵民皆非禮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憂如君所惡勿施所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君民同樂則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民之憂而民憂其臣即先王之申言之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憂則憂以天下矣吾欲觀於轉附朝舞與遵海而南放於琅邪濱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朝音潮放上聲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之邑但待巡待者巡之國名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之朝名述職述職者述所陳受之職也無非事者報于王春省耕而補不足有宥行不俱此也王與侯又每歲發賑以秋省斂而于耕者助不給于斂者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周意于斂者世民願天子省于斂之遊則補助不行蒙其澤

子血丁

樂惠

二

西堂

吾我白
稱也又
金吾鳥
名主辟
不祥天
子出行
職主先
導故以
名官

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此先王觀也

○述陳也省視也儆收獲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

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

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

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為王者一遊一

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

無事慢遊以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

病其民也食勞者弗息得民不勝勞則日而相民乃作慝方命虐民

其後靡水之以至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今謂晏子時

也師眾也二千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曰君行

師從糧謂糗糒之屬從流下而忘反謂

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

荒樂酒無厭謂之亡荒樂酒無厭謂之亡此今時之弊也

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

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為樂也上猶失也言

廢時失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

君所行也先王之法今時之弊景公說大

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

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

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子孟子

泐木惠

三十三

二酉堂

畜音觸 止也畜 養之畜 乃音旭 豈君之 所尤言 罪也與 白文尤 為心之 過不同 祭細弱 之名干 人則妻 子為人 之後也 鰥愁悵 不寐日 恒鰥也

樂如字徵陟里反招與韶同畜較六反○戒告命也出舍白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廩也
大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為民四曰徵為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九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為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為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趙氏曰明堂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人不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音扶○明

然也从 橫目从 水象鬚 形魚目 不閉也 寡少也 單也从 小从頽 頽分也 小分則 少已人 生十歲 曰幼弱 也从力 不從刀 孤从子 瓜聲子 不見父

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王曰王政可得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
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瘵獨與平聲怒音如鰥姑頑反哿與平聲怒音如鰥姑頑反哿
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為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宇界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田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

孟子

梁木惠

二十三

二酉堂

則呱七
啼也
獨單也
似猿而
大猿性
羣獨性
特猿鳴
一獨鳴

干盾也
从木去
枝本象
木于形

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
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
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
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
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
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瀦水梁謂魚梁
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子也惡惡止其身
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
養其老而卹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
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卹故必以為先
也詩小雅正月之篇
苛可也于寔政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
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
好貨無妨 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稷
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

爰音員
日也于
是也
軍前日
啓後日
殿先軍
行之前
者所謂
選鋒也
乾音干
盛音成
亶丹上
聲誠也
信也篤
也大也
多也厚
也又音

比皆備 遷都于 邠觀此詩知公劉推好貨心以及民
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
富足如此
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
天下 難之
王何有 餽音候橐音拓戢詩作輯音集 王
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
篇積露積也餽乾糧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
皆所以盛餽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人
民以光大其國家也戢斧也揚鉞也爰於也
啓行言往遷於邠也何有言不難也子孟子言
公劉之民富足如是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已
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 王曰寡人
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 王曰寡人
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
偏
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

子孟于

梁木惠

二十四

二酉堂

旃屯廩 難行不 進貌 商以前 後宮皆 稱妃周 後始嫡 妃稱后 嬪御及 太子嫡 室稱妃 后後也 後于天 子亦以 廣後嗣 也 周時稱 美女曰

時 其妃 同 詩言如此 大王推已心以及民使民 無家之 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 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大音泰 〇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盡惑用 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 詩大雅綿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 尊為大王也 〇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盡惑用 人之難也 〇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盡惑用 也姜女大王之妃也 〇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盡惑用 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已之心以及 民也 〇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盡惑用 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為 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 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 遊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 之所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人之所以 同

如姜周 姓姜周 姬子 孫繁盛 美女多 而周女 又貴于 他國故 云 如鳥羽 翼自覆 蔽也天 地四方 曰宇往 古來今 曰宙 反覆也

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 滅其天也二者之閒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 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 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過人欲而存天理其 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 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 以克己復禮之端矣 〇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 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 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 比必二反及 絕也 〇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曰四境之內 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能去也 〇王曰四境之內 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孟子曰 梁惠 二五 二酉堂

孟子曰 梁惠 二五 二酉堂

从又手
也物之
又覆者
莫如手
指事
顧視
也
喬高也
亡失也
逃也故
出奔之
君曰亡
从入
从音
憚謂入
子憚處

此而先設上三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彈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也固望于進人亦望於國後手世臣今當預親臣以為世臣也可知矣○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孟子見齊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孟子見齊

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

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

知其亡也無親臣則無世臣安得為故國

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

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任彼也昨日所

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王曰吾何以識

其不才而舍之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

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因曰國君進

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

與平聲○如不得已言謙之至也蓋尊尊親

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必賢則必進

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左右皆

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

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

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

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去上聲

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

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眾所悅者

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

孟子

梁惠

二十六

二酉堂

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得已者如此

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

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此言非獨用舍刑殺其真

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如此然後

可以為民父母而無愧也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

對曰於傳有之傳直變反○放置也書曰臣

弑其君可乎桀紂天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

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

紂矣未聞弑君也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

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眾叛親離不復以為君也書曰獨夫紂

蓋四海歸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王勉曰斯言

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篡弑之罪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

木此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

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

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

殘踐也踐使殘壞也

室房也

室實也

人物實

滿其中

也室屋

皆從至

所止也

斲从斤

斲酒器

子而子

梁惠

二十七

二西堂

也器之
所以成
由斤斫
之也
玉陽精
之純點
在下畫
傍王工
之玉點
在中畫
傍
彫牆之
彫則訓
畫文
付从寸
持物對
人寸手
也

功利之謀
初何任賢遂不如任木也
從我則何如
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
下同○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

之長匠人衆工人也姑且也言
賢人所學者大而干欲小之也
今有璞玉於
此雖萬鎰必使王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

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王人

彫琢玉哉
鎰音溢○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
十兩也玉人玉工也

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
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
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
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
自古以為難孔孟終身而不一遇蓋以此耳○齊人伐燕勝之按史
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宣王
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

旬巡也
巡周十
甲之日
也

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

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

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事與史記諸書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

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

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不為武王寧為文王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
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閒天命未絕則是君臣
當日命絕則為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
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以萬乘之國伐
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

孟子
梁惠
三八
二酉堂

壺酒器

萬乘之國而燕民其傲其酒前來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豈有他哉意避

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音單

丹食音嗣○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

更爲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

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齊人伐燕取之諸

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

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

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千里畏人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

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

蘇草之復生也

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

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

我后后來其蘇蘇見五稽反後胡禮反○兩引

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

志在救民不爲暴也奚爲後我言湯何爲不

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

止變動也後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

民皆以湯爲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

此言湯之所以四十里而爲政於天下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已於

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

惟東夷从弓以

俗仁而壽也

南蠻从虫北狄从犬西

从羊

蘇草之復生也

子血子

梁惠

二十九

二酉堂

繫音執

尉遲說

忌千里

燕千里之

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疆也今又倍地而不

民水火之齊自開釁以挑

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

此千里之所以畏人也

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

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

而齊可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

為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

是以不免乎以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

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小兒曰
嬰兒胸
前曰嬰
抱之嬰
前乳養
之也

蓋治民不法堯舜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

去去來

之去去

聲除去

之上去

聲左傳

戰韓干

乘三去

之去平

聲

哉○鄒與魯鬪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

戰聞聲大 鄒師敗而民不救

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

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此章見人君行仁政以帥民則民親上死長也

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眾不可盡誅也

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

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

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會子曰戒之戒之出

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

子血子

沙木書

三十

二酉堂

之恨過夫民怨有報德亦有報

君無尤焉幾上聲夫音扶○轉飢餓輾轉而

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

也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君不仁而求富

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卹民故君行仁政

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

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

為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卹其飢寒

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上有危難則赴救

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

不能反已猶欲歸○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

罪於民豈不誤哉○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

罪於民豈不誤哉○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

罪於民豈不誤哉○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

罪於民豈不誤哉○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

築擣也

是可為也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

於民亦為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

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

民不可使虎○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

如薛之不免

恐如之何則可薛國各近滕齊取其地而城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

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邠與幽

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為善苟為善後世子

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

大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

號西京

風郡唐

漢為扶

為秦都

柱山後

一各天

北十里

山縣東

陝西鳳

翔府岐

岐山在

自強圖存

于孟子

梁木惠心

三十一

二酉堂

子息也
嗣也孫
从系匕
續也言
子道遜
順孫當
續而行
之也自
上絕下
曰垂

夫音扶疆上聲○創造統緒也言能為善則
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
理也然君子造其業於前而垂緒於後但
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
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
則但疆於為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
此章言人君但當竭力於其所難必○滕文公問
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
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
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
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
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

蜀聲屬
相聯續
若尾之
在體故
从尾

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
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
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
歸市也屬音燭○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
也邑作邑也歸市人眾也先也或曰世
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又言或謂
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已所能專但當致死
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
謂國滅君死之君請擇於斯二者則避之不
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
而俟死者義也審已量力擇而處之可也○

孟子
梁惠
三十三
二酉堂

賤而得
幸曰僕

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
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
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
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為愈故又講擇
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
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舍此則
必為儀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
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
也
樂正子言孟子之賢
就見之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
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
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
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
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喪去聲

乘去聲○乘輿君車也駕馬也孟子前喪
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
也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
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
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
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
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聲○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樂正子見孟
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
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
也象析
木以炊
三鼎
公之稱
如星
三台鼎

子孟子

梁惠

二十三

二酉堂

功績也
勲也
烈功盛
而光也

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
四十餘年 既專且久 宜追美湯武乃 陋僅僅為伯
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子

於是楚子六反 輓音拂 又音勃 曾並音增
子之孫楚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輓怒色也曾

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

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

言功烈之卑也揚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

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

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

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

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

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區七晏子又何容置喙
曰管仲曾

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子為之為
曰

春秋傳
以弱假
強而能
左右之
日以

孟子言也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
願望也 功亦大已夫子 以伯以頭何如以王我若當路用

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與平聲 曰以齊王
之易 伯顯不足為弟子已惑今以王反手

由反手也王去聲 由猶通 曰若是則弟子之
益 王必以德君德 既盛已 施德又久宜若反手然 盡

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
洽周徧 也和也 合也

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
反手之 之德化政教罔 其德化 文且不能及身而王 夫子 齊

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易去聲 下同 與平聲
滋益也 文王九

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
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 文王三分天下才 敵而及之 但其所值時勢極難耳 商家

禮作樂然後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
教化大行 起而致治焉 累世德澤深入民心 之 向 家 人心固結

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

孟子 八公孫 二 西堂

移他何故 中興時 服天下 而 其又安 丁人心誠商如此况

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

上世 遠在下助賦之淳厚之在上教化之法紀之

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

而未泯 商澤垂久又如此况 其名 四同姓臣 一異姓臣

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此千箕子膠鬲皆

非庸材 實同心協力 助以 衆賢維持又如此特紂長惡不悛 此文王處勢之難也且

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

其時 紂 文王僻居西岐處勢又難

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

從之地與 特為時勢所限 于致王 輔音潮 隔音隔 又音歷

方百里起是以難也輔相之相去聲猶方之

猶與由通 當猶敵也 商自成湯至於武丁 中開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

也自武丁至紂凡七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

世故家舊臣之家也 之器 可耕種之 由合言觀之 之時勢

不如乘勢雖有磁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

之巧 其利便之 猶耕田者 之器 可耕種之 由合言觀之 之時勢

也

河以見之 也 磁音茲 磁基田器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

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

通 充滿 已方千里 且齊民之富庶 之聲 絡繹

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

已聚待 而求 乘此勢 天下 視尺地一民莫非商有者

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何如此今時之勢之易也 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

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

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 况 文武至今賢聖之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

者 毒

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

此時仁政一行民易感德猶 與之 視賢聖屢作善

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

政猶存者何如此今時之易也 此言其六

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

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日易為

孟子

公孫

三

二酉堂

之別名

磁基耕

之別名

之別名

之別名

之別名

之別名

之別名

之別名

之別名

之別名

見時勢易而仁政尤易行乎

人君澤

其机朝發夕遍較

馬通步通

飲食言飢渴之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

甚不待

觀孔子之言仁政易行可知

使我當路于齊乘

而傳命郵音尤○置驛也郵駟也所以當今

至易

藉

之勢以

至連之

心服誠

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

之厄

止于不必如文之百年繼世而反手以王之

之時易勢易

也區

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去乘

區伯顯何足為我期許

而助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設言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

而小則

大則

固分內事

但任天責重

有所于

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

不動也

年

時已無疑

矣

否我四十不動心相去聲○此承上章又設

此章見孟子不動心之道由知言養氣學于孔子也

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

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疆

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曰若是則夫子

之勇

若但言不動心亦

彼不待四十已蚤

當重大而不動心

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音賁

奔○子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

丑蓋借之以贊孟子

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

以主之

子未為知道乃能先我不曰不動心有道乎

無道以主之何由不動

即以養勇言之彼

其

決被刺使

曰有程子曰心有主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

屈矣

被刺使

避其心中

受

辱

其辱也

被入

撻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

肯安

之賤夫

肯安

實

而其挫辱人也

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

之輕

憚夫

凡少有不善之

于身

報

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黝伊紂反撻奴效反朝音潮乘去聲○北宮

姓黝名膚撻肌膚被刺而撻屈也目逃目被

公孫

四

二酉堂

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禍毛布寬博寬
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
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黜
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
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

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舍去聲下同○孟姓
施發語聲舍名也會

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
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

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
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

舍守約也夫音扶○黝務敵人舍專守已子
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已故二

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
各有所以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

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昔者曾子謂子襄

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

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

人吾往矣好去聲憚之瑞反○此言曾子之
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

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

也縮束縮二衡三端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

也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之不動心其原蓋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

出於此下文詳之

備音替

孟子一 公孫

五 二酉堂

不待四十

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

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

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

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

持其志無暴其氣音扶○此一節公孫丑之

問孟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

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

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謂其言而斷之曰

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

其未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

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

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

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帥然氣亦

人之所以至極而氣即次之為人固當敬守其志

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

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

自然不動也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

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

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夫

張足疾行曰趨夫壹則動志也安有暴乎今告子于所不得者概置勿求則亦冥然制之耳所以不待四

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夫專一也蹶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

張足疾行曰趨

蹶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

反為之動如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

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

孟子公孫

六二酉堂

公孫丑曰告子非已

則

告子不得于言

也程子曰志動氣者告子一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

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復問孟子○公孫丑

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

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

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

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

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

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

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

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

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

而已丑曰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

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其為氣也

言則無限量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浩然之

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

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

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

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閒矣程子曰天人

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

于坊本
作乎

知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為

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餒奴罪反○配者

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乏而

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

道義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

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雖未必不出於道義

孟子

公孫

七

二酉堂

浩然之氣養而成之者積歲月以自然剛大
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
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
是集義所為者
體是義在內明已

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
以義為外而外義不集浩然之氣何慊口口口口

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劫二反

義而無所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
行無不慊于心

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
充體不餒也

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
中

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
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

外而不復以義為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
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

之意詳見上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
氣由集義而生則養氣者集義之集則易正勿正則易忘勿忘則易助長

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
使長無知從田間

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
疾田間

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
如宋人大抵助長人也

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
因氣不充壞取義而此即苗揠則傷氣助則害是助長者

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
安得言善養哉此言不助長而善養之長于告子者

之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為句近世或并下
長上聲揠烏八反舍上聲

有事於顯與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
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

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
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

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
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為以助其長乃

孟子 公孫 八 二酉堂

集義養氣之節度也。悶憂也。擗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擗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者。也。然不耘則夫養而已。擗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強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何謂知言。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曰。鼓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

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

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彼

之也。該而陂也。淫。放蕩也。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

雜。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

也。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為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宰我子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是養氣也。聖如

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行去聲。此一節。林氏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

孟子 公孫 九 二酉堂

惡即鳥也鳥見異即鳴故借爲驚異之詞

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之而已

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

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

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

是何言也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厭當丑之

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辭所以自明教不

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丑曰昔者竊聞之子夏子

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

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此一節林氏亦以爲皆

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

則於此數子曰姑舍是舍上聲○孟子言且

自處也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

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

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

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

孟子

公孫

十

二酉堂

乃詞之
緩也難
詞也又
繼事之
詞

以時為道則非

請進于極之

反之身俱

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

吾心所願則學孔子也治去聲伯夷孤竹君之

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

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

不能用人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

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丑曰既皆古聖人則一人之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

之聖道德事功之盛以來未有孔子也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曰

相之虞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

受于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

其德盛也若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與平聲朝音潮

言有同也以百里而

無罪之人

其心正也

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

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為聖

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曰敢問其

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為聖人矣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

亦斷不至阿其所好汗音蛙好去聲○汗下也三

汗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宰我曰以予觀於

其筆功過夫子賢於堯舜遠矣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

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

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

何所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

據哉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

之性反居用此法

上而差

以前

皆

堯舜等之

但覺

孟子

公孫

十一

二酉堂

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

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

莫若夫子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

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

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

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眾人然未

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

也
以避濕
為塚所
蟻蟻土
皆音迭

霸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

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也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

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

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

謂也贍是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

亦如此○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

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孟子

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

公孫

十一

二酉堂

不夫則力絀難假也

濟人利物之

曰

于

定商

止

開周何用大國為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

借其事以為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

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

也仁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

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

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

謂也贍是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

亦如此○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

榮華也
木曰華
草曰榮

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抑知脩德行政

惡濕而居下也卑之地反滂處 惡去聲下同 好榮惡辱人

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得之之道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

大國必畏之矣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

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之堅固 土之 擊射慢 者乎 贊之 作

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之堅固 土之 擊射慢 者乎 贊之 作

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杜綱音稠繆武

及也彪反 詩爾風 鵲鴉之篇 周公之所作也 迨

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

為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為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

道也為知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

禍也禍也 般音盤 樂音洛 教音傲 言禍福無不

自已求之者自已求之者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

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

之謂也之謂也 此章勉將君以強仁也 詩大雅文王之篇 末長

子血子 公孫 十三 二酉堂

鴟鴞惡
鳥棲鳥
子而食
者一名
鴟鴞

知過千
人曰俊
才過萬
人曰傑

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道道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王政在得人心有德之有才之凡賢能出眾者皆任事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

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朝音潮○俊傑才德之異於眾者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

願藏於其市矣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

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關譏而不宋途會處而立但察以防奸

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解見前篇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

其野矣但使出力以助耕公廛無夫里之布田而不稅其私田也

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氓音盲○周禮宅不

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夫家之征鄭氏

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夫百畝之稅

一家力役之征也今職國時一切取之市宅

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信能行此五

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

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

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

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曰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赤子為仇讎○孟

孟子

公孫

十四

二酉堂

安于不
仁曰忍

吾觀世主不知擴充其心以保四海孰知凡

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

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先王有不忍人

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

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言眾人雖

推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

故其所行無非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

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

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倉猝之頃無安非無端節天機自動此所謂皆有不忍入之心也

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名也言乍見

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

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

人也惡去聲下同辭解使去已之不善也惡憎

人為非也人之所以為非也非知其惡而以

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惻隱之心

孟子 公孫 十五 二酉堂

節性發出緒

節性發出緒

節

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

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見於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

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

者賊其君者也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

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

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也 然火燒

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

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能由此而

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

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

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

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

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

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

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

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

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

故士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孟子曰矢人

則寄焉其理亦猶是也

也 術術業

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

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函音含

也

也

孟子

公孫

十六

二酉堂

心辟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元
从二从人仁則
二在天
為人元
人爲仁
人所以
也

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
如函人之仁也也巫者爲人所祝利人之生匠
者作爲棺槨梓利人之死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
觀孔子之言可見
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
而不仁是不智也
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爲智乎此孔子
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
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
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爲本心全
體之德有天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
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
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爲仁道之不
大如此而自不爲之豈非不智之甚乎不仁
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

役使也
又職役
官曰職
吏曰役
倅作弓
六材所
成幹角
筋膠絲
漆

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由與猶同
此必不免者然人無恥終爲人役果
禮義之所在不知如恥之莫如爲仁此亦因人
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
仁該全全體能爲仁則三者在其
射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
反求諸已而已矣
曰于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之其勇於自脩
如此周氏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
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
無悟也隱程子曰于路人告之以禹聞善言
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則拜而能屈已以受天
美也
也善也
昌日光
也善也
美也

孟子
公孫
十七
二酉堂

此知是公之物善而善不知善在已也之善已并不

焉善與人同舍已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捨

知善之在人舜之善與人同者如此然非一時爲然也

聲樂未音洛○言舜之所爲又有大於禹與于

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爲私也已

未善則無所繫吝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

待勉彊而取之於已此善與人同之日也

爲爲爲貧賤日受禪富貴日人已兩忘樂

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

舜亦輝忘耳初無助人爲善心也而由今觀之夫舜將人爲舜取肯鼓舞益勵于善

耕于歷山陶于雷澤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

夫心善而人亦善則今天下同歸于善善量之大如此

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也

通章總見聖賢樂善之誠而爲之於我則彼益勤於爲善矣是我助其

爲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勤於爲善君子之

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

彼此之間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已在已者

此章論處已待人之學不可偏古人有可事之則可友之

有以及○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

於人非但不事非非但不友并

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

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

吾此其人不必惡人也卽中帝

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

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

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

惡上去聲下如字浼莫罪反○塗泥也鄉人

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汙也

子思子

公孫

十八

二酉堂

其無禮 露行 露身

亦自失禮

累

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

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

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楊音錫裡魯果反程焉能之焉於度反

爾為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

也裸裎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不

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

而可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

君子不由也

公孫丑章句下凡十四章自第二章

實為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

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

地利也

必有利者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

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

孟子 公孫 十九 二酉堂

十天干

甲乙木

也丙丁

火也戊

巳土也

庚辛金

也壬癸

水也十

二地支

亥子水

也寅卯

木也巳

午火也

申酉金

也辰戌

丑未土

今世用兵莫不重天時地利也抑知

之實而難憑又

心協之可時也

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地利險阻

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

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

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

地利也

必有利者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

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

孟子 公孫 十九 二酉堂

剝取獸

革生曰

皮理之

曰革柔

之曰膏

水注川

曰谿有

水曰谿

無水曰

谷

凡五穀有穀曰粟去穀曰米
不如人和也華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故曰

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

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

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界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

有不戰戰必勝矣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

得民心○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

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

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

之謂

有漸

吊傷也

慙也

生曰暗

弔死曰

弔

此章重言不可名臣孟子不應名
朝章內朝並音潮唯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

知而託疾以各孟子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

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

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東郭氏齊大夫

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與孔王使人問疾

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

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

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要平聲○孟仲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昆弟

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

孟子 公孫 二 西堂

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不得已而之
子血子命勿歸而造朝以實已言 朝廷
無適朝之理家仍出弟意也 不知家庭

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
情親 分嚴

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
五君子 合不應名 不敬王之言 彼

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
奔走承順 之道 而不言 我度

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
其五 等之君 如此 人臣以凡庸待君

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
以堯舜待王若 仁義 如權謀功利之術悉 述

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
尊若為堯舜之

人莫如我敬王也
惡平聲下同 景丑氏齊 大夫家也 景子景丑也 惡

也子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 景子曰否非此
歎辭也 景丑所言敬之小者 子言 我言不敬

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
不言仁義 子問 有唯 臣請 車馬行今子

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
王及 來召 朝 不俟駕之

然夫音扶下同○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
此我為不敬也 夫音扶下同 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

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曰豈謂是與曾子
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 我不應召 如子 與禮不似

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
爵祿 然 統萬善之

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
超萬善之 之仁義 于彼之富貴 曾子此言 合于

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
年 有道之 序爵之地尊 尚年之地尊 翼道

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
有萬尊 仁義之王 爵之 輕 齒德之 而召之 惟不

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象其形 爵雀也 孟孫 二西堂

象其形

孟子

公孫

王

二西堂

為酌器 取其能 飛而不 溺於酒 也又其 鳴節七 取以戒 荒淫大 矣以上 與燕享 然後賜 爵故因 謂命秩 為爵 德有自 生而得 於天之 德有躬

可以爵之一慢齒德之二
口篔反長上聲○嫌恨也少也或作嫌字書
以為口銜物也然則嫌亦但為心有所銜之
義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因其事而所銜
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
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
子肯以為為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
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
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
齒德古來 賤道致治作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
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
有為也樂音洛○大有為之君大有為作非
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故湯之於伊尹
欲自為尊大也為是故耳餘力 業建 將有為也其故湯之於伊尹
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

行而得 于心之 德 醜音丑

受 委任 餘力 功成
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先從受學師之
也之君 皆千里 皆好功利 過人而大有為者 故總足 任也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
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敬禮之人也尚過也醜類也
從於已可役使者也所受夫湯之於伊尹桓公
教謂已之所從學者也已獨是 伯佐耳非尹匹也相公隆禮之
之於管仲則不敢名管仲且猶不可名而况
不為管仲者乎託疾以名商為也子知不可名則知不應名非不敬王矣
非當任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賓
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
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此見君子辭受一當于理
尊士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陳臻
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

孟子子 公孫 三 二酉堂

戒从二
手持戈
以戒不
虞

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

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

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孟子曰皆是也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贖辭曰

餽予何為不受

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

受

之有戒心也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

不辭

不辭

若

齊

宋薛未免傷兼

齊未免過矯

非

辭受大節不可以苟吾受不受

往他國

為途中資費宋君致

是宋有處也

却之

時

備不虞之

子有心

薛君

備之資是薛亦有處也

御之

薛君致

為兵之為去聲

時人有欲害孟子者

孟子者孟子

備辭日聞子

不遠行無戒心

以利誘

守義

利與

則分之不

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也○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唯當於理

而○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

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

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

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

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

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

王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曰今有受

孟子

公孫

三

二西堂

羸音雷
上聲瘦
也羊以
瘦為病
故从羊

病最死

中

自時而

就食

其如國法何

民之如

幾上聲

子以不得為白委乎

領

之失伍也

我所得專為也

領

孟子

公孫

三

二西堂

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

芻矣求牧於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

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與平聲○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他

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

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

罪也

誦其語欲以風曉王也○陳氏曰孟子一言

齊卒不得為善國者豈非○孟子謂蚺毒曰

小曰邑
大曰都
音哇
蝮也

又淫聲
不可聽
非韶之
樂也

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

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

蚺毒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為近

者不中 蚺毒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

齊人曰所以為蚺毒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

不知也

弟子孟子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

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

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官守也
職也司
也从心
眾也
守从山
官府也
从寸法

孟子 公孫 三十四 二酉堂

度也
裕容也
寬饒也

暮日晚

本莫日

在艸中

后入加

日已

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綽綽寬貌裕
寬意也孟子居賓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
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

○孟子為卿於齊
王以孟子重勝也

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驪為輔行王驪朝

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見音現○蓋齊下邑也王驪王驪臣也公孫

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

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

之予何言哉

夫音扶○王驪蓋攝卿以行故

治之矣孟子之待小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

人不惡而嚴如此

此章見人子白盡其心

復

治之矣孟子之待小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

人不惡而嚴如此

此章見人子白盡其心

復

治之矣孟子之待小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

人不惡而嚴如此

此章見人子白盡其心

復

治之矣孟子之待小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

人不惡而嚴如此

此章見人子白盡其心

復

治之矣孟子之待小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

人不惡而嚴如此

此章見人子白盡其心

復

治之矣孟子之待小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

人不惡而嚴如此

此章見人子白盡其心

嚴言孟
子迫而
不開也

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

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

若以羨然

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未

中古棺七寸梓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

為觀羨也然後盡於人心

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

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

孟子
公孫

二五 二西堂

有財言得之而又為有且比化者無使上親子

膚於人心獨無校乎比必二反校音效○此

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送終之禮所當得

而薄於吾親也○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代

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

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

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

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伐與之與平

噲快柱
二音

本之堅厚久遠正為

子疑木美是惜費險親已

意相

固

私

喻子噲

喻子之

求仕之

子噲私與子之私受

治人曰
吏又所
使者曰
吏受命
于天曰
天吏受
命于君
曰官吏
又府吏
之屬亦
曰吏

與同夫音扶○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
子噲子之事見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
有罪也仕為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齊人

伐燕或問曰勸齊代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

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

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

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

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

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

哉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

孟子

公孫

二十六

二酉堂

聞此說之誤○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

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燕人

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

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

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

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况於王乎

賈請見而解之惡監皆平聲○陳賈齊大夫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

政管叔與武庚畔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

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

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

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

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與平聲○言周公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管叔

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

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

周公詭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邪周公愛

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

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

孟子

公孫

三

二酉堂

孟子

公孫

三

二酉堂

孟子

倫之至也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

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

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

順之又從為之辭也更平聲順猶遂也更改

明故民仰之順而為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

文過也○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之

心有不己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

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鄰夫方且為

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

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適若

舉首而望曰仰

君子自洽有不

復子無過如日月復光

說以文其過則愈深已此章發古今處過之異以

更平聲

順猶遂也更改

明故民仰之順而為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

文過也

心有不己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

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鄰夫方且為

雖客卿亦臣也道不行

孟子致為臣而歸孟子久於齊而王就見孟

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待侍同朝甚喜今

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

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朝音他日王謂時子

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

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去

聲○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

也盍何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

子之言告孟子陳子即陳臻也孟子曰然夫時子惡

孟子 公孫 二西堂

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

為欲富乎夫音扶惡平聲○孟子既以道不

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

富則我前日為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

萬鍾之饋是我雖如我貪富則亦見此于季孫已昔魯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

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

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

季孫所謂龍斷之義何以言之

龍音音董○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岡董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為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為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

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

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

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

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

緣此遂征商人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子孟

子者未為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為國人矜式

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

宿於書書如字或曰當作畫音備又有欲為王

几案也
又人所

孟子

公孫

二九

二西堂

者 凭而坐

隱焉也客坐而言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

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

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

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

能安其身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

使人候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雷之

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

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

絕子乎長上聲○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

者 憑而坐

泄音渡 繆音木

濡音如

以爲我謀者不及繆公○雷子思之事而先

絕我也我之臥而不應豈爲先絕子乎○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

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

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

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語去聲○尹士齊

澤也濡滯也高子以告高子弟齊人也曰夫尹士

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

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夫音扶下同惡

孟子

公孫

三十

二酉堂

蓋我望

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

反予安容遠出境也言然今不可考矣夫出畫而王不予追

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

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

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之濟世安民而如湯武有志為湯武子輔之止國之

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

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

足以為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為大言以欺

人為予也民生在念故主情深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

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

宿哉悻悻形頂反見音現也窮盡也尹士聞之曰士

小人也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木心

見君子憂則違之此章見孟子憂世之心以○孟子去齊充虞路

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

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今之不豫得毋怨尤與前言異歟

實孔子之言蓋孟子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今日此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

人為之輔佐若臯陶稷契伊尹由周而來七百

孟子 公孫 二酉堂

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有為

矣周謂文武之閒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

所為此孟子所以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此時之

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屬將吾道大行怨尤

不豫哉夫音扶舍上聲言當此之時而使

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為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

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有然

名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子志既堅

變故不受也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不得已

師命師族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

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

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

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

久長也
象人兩
脛後有
距也因
聲借為
長久之
久

雖在三卿中一辭不變志自當去

味

變故不受也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不得已

師命師族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

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

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

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

孟子卷之三

朱熹集註

富春張鳳藻挿注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通章以性善為主 奉定公命 有事大之車經 地孟子在宋襄其賢

世子 太子

也

也

孟子

道性善

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 性善處 進 實其事以疑之

所稟於天以生

宗微子 所封之 國即闕 伯之商 丘也今 歸德府 商丘縣

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眾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吉如此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

孟子

滕文

一

二酉堂

人自謂曰我從
戈取戈
自持也
必手占
垂字又
取傾側
之義

皆先是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
性雖善未必

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復扶又反夫音扶

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
之言不能無疑而後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

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世告之如此以明
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

也成颯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
亦

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
果

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
觀三子之言則道一可知已

我哉
觀古覓反○成颯八姓名彼謂聖賢也

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
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不可師故謂周

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
孟子既告世子以

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
能愈

瘳
瞑莫旬反眩音縣○絕猶截也書商書說

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為
善也○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

其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
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

於聖人之門程○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
子之言信矣

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
性善我記憶

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
先人遭此居喪大禮

孟子

滕文

二

二酉堂

事喪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奉命然友之鄒問

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其心

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禮記

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其大經

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斯禮也

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齊音資疏所居反飭

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孟章

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章

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章

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章

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章

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章

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也章

不緝日斬衰緝之日齊衰疏屬也疏布也章

槩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然友友命定章

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章

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章

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章

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章

所受之也傳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章

故滕謂魯為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章

流派所出為宗古有大宗小宗

孟子滕文

也馳疾驅

世子見沮又

平

從事

為樂

為

也者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

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

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

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

宰歆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

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

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

在世子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

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

已家宰六卿之長也歆飲也深墨甚黑色也

此則今日自盡以感之耳

在上感人猶

在下應人猶

云四加

仲孔子之言如

先人上之

冢山頂曰

也

伏也即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然友

及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

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

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諸侯五月而

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

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

禮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

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

有者初未嘗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

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

善堯舜之說則固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

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

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

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

孟子

滕文

四

二西堂

族屬也
子孫共
相聯屬
也自高
祖至元
孫為九
族
大聲曰
哭細聲
有涕曰
泣哭聲
繁故从
二口

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此章見為國當以民事為本之道
○滕文公問為國文公以禮聘孟子于故孟

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

緇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緇音陶亟紀力反

可緩之哉○反冬問急升修葺來春將復種則無暇治屋邑民之自急其事如此君豈

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民之

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

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

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

而可為也音義並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

於民有制恭則能以禮接下陽虎曰為富不

仁矣為仁不富矣陽虎曰魯季氏家臣也

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

而可為也音義並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

於民有制恭則能以禮接下陽虎曰為富不

仁矣為仁不富矣陽虎曰魯季氏家臣也

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

而可為也音義並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

質必貫
貨物也
貨物充
虛而實
已
十八為

孟子

滕文

五

二酉堂

共古作
井象兩
手合持
之形今
作共

之微定行 法
周亦助也 廢之行之以制禮也
雨于付反也 詩小雅大田之篇雨
降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

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與籍設
不存惟有 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
取義 耆老取義 以禮義取義

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
三稱四矢以習在 此鄉學也至國學之曰者此名
立學以講 則各安于倫睦

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
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

下 已此所謂有恒心也
為義比自鄉學也學國學也其之無異名也

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
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

以明此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
况以理言之亦未可量 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為王

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

矣聖賢至公無我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之心於此可見 則天命曰集 始我

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如文王之
王之言篇言周雖 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天
命而有天下則 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

未論年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
之稱也 之詳

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
限 則豪強報并致使 因而貪暴多取而

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
之員 之 以便備征賦使 給民 官設

君汗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
不勞餘力

坐而定也 夫音扶 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
之而言而使畢戰主為井地之事故

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
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

孟子 滕文 七 二酉堂

柔土無塊曰壤
地在天
之氣中
順承天
施而成
物也
下以稅
供上曰
貢土以
正取下
曰賦

修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并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汗吏則必欲假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夫滕壤地補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必音扶養去聲○言滕地雖小然其闕亦者是以分田制祿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之法不可偏廢也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

圭云潔者取所入以奉祭祀也

八少陰數也从二而直堅之

如之臣祿薄則常禱外祭之以奉祭祀矣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此世祿常也
夫二十五畝五口八日為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之田以厚野人也
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子孟子滕文

各開其
下見分
別之義

也之分而民志定矣養士去聲別彼列反○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為君子之祿而

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皆文耳上

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爾此其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

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夫音扶

又如此皆民事也為國之要道也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

乎先王之治也○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

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川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

貧富不均致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

然茲法之行悅之者眾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

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

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卹患厚本

抑未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

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畧以致詳推舊而

為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手○有為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

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

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

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赭捆屨織席

以為食若以人必自食其力也始為未教民稼穡者地為其言者

孟子

滕文

九

二酉堂

穀藏曰
倉米藏

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名也墮門足
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墮民所
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
採之欲其堅也以爲食賣以供食也程子曰
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
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
又有楚儒宋人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耜耜而自宋之
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
人氓野外其初心固誠也陳相見許行而大
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
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
與民並耕而食養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

倉廩穀
而藏之
故曰倉

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養音孫惡平

聲養殮熟食也朝日養夕日殮言當自炊以爲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
日不辨爲治不可兼排先就許行一身不能相兼者詰之
蓋欲陰壞孟子之分
別君子野人之法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

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
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

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
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

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衣去聲與平聲以粟易械器者不

孟子

滕文

十

二酉堂

冠平聲
音官冕
弁總名
去聲音
貫貫也
所以貫
編髮也

然秋也鐵耜屬也此語入
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冶鑄也
銷也鑄
也从火
台声遭
熱即流
遇冷即
合與冰
同志故
字从火

有子
之八而
之八
便可用之
農夫之
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
子農未和資也 欲人君治而且耕則自 之器正也 自家
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
易陶易治
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
畏 憂也相乃 造作 一人既而兼之
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
聲○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甑之屬也陶為甑者治為釜鐵者舍止也或讀屬上
句舍謂作陶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
孟子即應其言而辨之曰百工細事尚不可耕且為之事視百工何如友兼之
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
老比曰 需焉 一 既營此又營彼 徒 人奔
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幸天下而
走道 事不可推唯求和濟言語 為君子 為小人 施政令以
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

通達也
徹也

汜音泛
本上从
中下象
根木性
上枝旁
引一尺
下根亦
引一尺
故文上
下均也

奉政令受
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
行大
下之通義也
與平聲食音嗣○此以下皆孟 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停
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
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飢小
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唐堯之前荒遠無稽况 唐堯之前荒遠無稽况
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當堯之 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為哉
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
洪水 得草木 被草木禽獸害而 近乎而
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偏人獸蹄鳥
引一尺 引一尺 為相 布政
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
奉堯命治水急已然草木禽獸之害未除禹不得施其功乃 失恃 而遠 乃使
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

子而子

滕文

十一

二四堂

从一不
从丁
掌火掌
火政也
山山林
澤藪澤
也
登降之
登从火
音撥登
豆之登
从夕肉
也从火
手也取
手持祭
肉于豆
之義

疏九河滹濟潔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
黃河之下流爲滹 北條之水治已開 南條之水又治已洪水既平 耕稼之地粒 值 滄
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
凡 勤勞 時 家 殿 勤勞如此 田 音
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音 滄
藥濟子禮反潔作合反○天下猶未平者洪
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
至此尚未盡平也洪水也橫流不由其道而
散溢妄行也汎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
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
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
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
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
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蘓曰簡曰潔曰鈞盤曰
鬲津滹亦疏通之意濟潔二水名決排皆去
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
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

種之曰
稼猶嫁
女有所
生斂之
曰稽
契音肩
从丰音
害从刀
从大又
音器合
也又契
丹之契
音乞
能成王
功曰勳
从熏从
力俗作
勳非

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
入海此謂四水比自入 水土既平舜乃使 訓小 之事以種治 於江記者之誤也 咸得養但 秉彜之
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
安開 之官民 之道 教之 堯舜 舜又
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
之 教之 又命契教之方 率教者懲 向教者格 教之
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
不正者 偏邪者 不能立者 不能行者 總 民性 猶恐或失也 警言加惠
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
堯舜 養而教之 于
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契音薛 別彼 列反 長故並
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棄
爲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
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
孟子 滕文 十三 二酉堂

孟子 滕文 十三 二酉堂

言其皆有其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放動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為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於命契合觀之可見之勞心唯相承舉舜句之勞心唯承舉堯禹稷契二節也辭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庶司此大人之事也若夫音扶易去聲○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耕而亦不必耕矣夫憂人失養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

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而推理分理之實人為易並去聲○分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皋陶乃所謂為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謂為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許行並耕之說誤矣子稱述之亦異乎吾所聞也此已上論許行並耕之非與去聲○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

孟子

滕文

十三

二酉堂

遊而究心詩書禮樂之傳即素周孔

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

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

而遂倍之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

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

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眾之稱言

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

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

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

暴晒也

賦一名

子規春

分鳴則

衆芳生

秋分鳴

則衆芳

歌

兩山中

流水平

谷必水

半見出

于山口

事之疆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

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任平聲

三年古者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

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禮弓所記子游謂有

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

也南蠻賦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

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賦亦作賜古役反

南蠻之聲似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

之指許行也

孟子滕文

十四 一酉堂

象形

麻皮績

為布子

可食有

實名苴

無實名

采以六

人在屨

下治麻

之意从

麻音派

麻片也

縷絲線

也絮絲

綿也皆

出于蚕

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小雅伐木之詩云

嚶嚶出幽谷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

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魯頌

之節也膺擊也荆楚木號也舒國名近楚者

也懲艾也按今此詩為信公之頌而孟子以

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

短同則買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買相若

五穀多寡同則買相若屨大小同則買相若

神農始為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

履言句

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

中所彌之物皆不論精粗相美惡但以其短輕

重多寡大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

蕤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

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

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夫音扶蕤

綺反比比必二反惡平聲○倍一倍也蕤五倍

也什百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子言物之

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迥其有大小

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

肯為其精者而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孟子

滕文

十五

二酉堂

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

此章關兼愛之非以歸正道從一本處開悟之
辟言曰辟壁又音自關○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
之名徐徐辟子而子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
其意誠已病愈

觀其意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

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

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

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

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不見之見音現

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
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
寸而無槨是墨之治喪以薄為道也易天下
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

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徐子以告夷子夷子

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

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

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

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制

副將人并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

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夫音扶下同副音
蒲匄蒲北反○若

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
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已

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
以釋已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

孟子 滕文 十六 二酉堂

匄匄
伏地手
行也

孟子

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

夫子往

守身節

往

得行其道如伊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

知其君

知言晏其君

書

僅

則

由志言觀之往見

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

似枉尺而直尋之業以直尋

為也王去聲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

不必統

猶屈已一見諸侯而可以致孟子曰昔齊景

王霸所屈者小

所伸者大也

孔子贊之曰

饑死

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

戰陣

首

此言

于虞人

他所以所招者

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

而守死

况君子守道為重

卑禮厚幣招賢之

見

義

喪去聲

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田獵也虞

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

冠元首也

志士固窮常念死無稍停棄溝壑

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鬪而死喪其首而

不顧也

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

夫虞

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况君子豈

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

此以上告之以

志所謂

不可往意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

見之

志所謂

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夫音扶與平

正其所稱枉尺而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

伸者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

一有計利之心

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不可也昔者趙簡子使王

將為之邪

甚言其不可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

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

人名

以田

于簡子

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疆

善御

乃謂奚

奚不可再四

孟子

孟子

滕文

十八

二酉堂

未嫁曰
女已嫁
曰婦若
父母於
子雖嫁
亦曰女
婦服也
服事于
夫也故
稱丈夫
曰夫子

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

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

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

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蓋言

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

非丈夫者何如存心以仁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

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

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

之謂大丈夫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

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已也淫蕩其心也移變

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

聖賢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茲

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可畏遂以為大丈夫

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道哉○周霄問曰古之君

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

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

無君則弔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

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

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出疆載

之者將以見所適也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問也以已通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
太也後章放此
孟子
滕文
二十
二西堂

供給也

奉也

釋繭為

絲曰纈

音驤

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

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

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

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焉

盛音成繅素刀反皿武未反禮曰諸侯為

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

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

婦蠶于公桑蠶室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

人夫人副禕受之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

婦使繅以為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

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粢在出

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所以覆器者

出

疆必載質何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

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

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

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

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

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

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

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

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首篇仕國謂君子遊宦之國霄意以孟子不

見諸侯為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

孟子

滕文

二酉堂

方故畫

斧取能

斷也

急及也

言操切

之使相

逮及也

周制八

寸為尺

十尺為

丈人長

八尺故

曰丈夫

媒謀也

謀合二

姓也如

對酌二

姓者

孟

滕

文

二

酉

堂

言此以風切之也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
妣亦媒也言為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
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
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彭更
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
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
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
子以為泰乎大傳食將亦更平聲乘從皆去聲傳直繼反
後也泰非非泰也唯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言不以舜
今之士無功而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美補
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

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
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
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美
面反○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
美餘也有餘言無所留券而積於無用也梓
人輿人車工也輪孝弟仁義之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
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
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
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而食食志食
功之食皆音嗣下同○孟子言自我而曰
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曰

孟子 滕文 三十一 西堂

牲之毛
色純而
不雜曰
悽性
遺讀饋

子既食志設

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

因志而

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武

不食有功斯道之入真視士曾梓匠輪輿之不若矣

安反于食之食亦音嗣○墁牆壁之飾也毀

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則以士

為無事而食者真尊梓匠○萬章問曰宋小

輪輿而輕為仁義者矣宋其齊楚

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

惡去聲○萬章弟子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

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

孟子曰湯枯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

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

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

送

祀乃大典

又証言

區之葛伯

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

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

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

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唯

音患

季子反盛音成往為之為去聲饋食酒食之食

音嗣要平聲餉式亮反○葛國名伯爵也放

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眾湯之民

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

之誥也仇餉言湯

與餉者為仇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

無道極矣舉兵

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

報其無罪被殺之

為去聲○非富天下言湯之心

非以天下為富而欲得之也

湯始征自葛

我無道之國

孟子

滕文

二西堂

三十三

孟子

滕文

二西堂

三十三

孟子

滕文

二西堂

三十三

孟子

滕文

二西堂

三十三

孟子

滕文

好從此

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

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

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

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

來其無罰載亦始也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有攸不為

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紿我周王見休

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

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

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食音副○按周書武成篇載武

匪竹器

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時與今書

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為臣謂助

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匪與籬同玄黃幣也

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

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

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

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

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

之而不為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

細民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

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太誓言周書也今書文亦

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

孟子

滕文

二四

西堂

君尊也 君者羣也羣下 歸心也 从口从尹尹正也口以發號令也 師傳官名又麗也皮之不存毛將安傅 父學合曰博會

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為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曰為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疆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疆弱之勢言之是此章見人臣正君當務進善類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

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

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

傳之曰一齊人傳之眾楚人咻之雖日撻而

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

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致我后之儀臣附之禮

必不能幸子弟以改父母之

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傳教也咻譖也齊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是語也此先

垣牆也 援也人 所依阻 以為依 衝也卑

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

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子血子

滕文

王五 二西堂

亦宋臣言小人眾而君 ○公孫丑問曰不見

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

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

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傳教也咻譖也齊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是語也此先

於其國者此不

見諸侯之義也

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曰垣高
曰雍

與納同。○段于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為臣也。已甚過。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

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大夫之時，大夫也。孔子上也。私。不在家。欲其來拜而見之也。

其門陽貨闕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闕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

得不見。欲見之見音現。惡去聲。闕音勸。此

已為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

其門大夫之門也。闕窺也。陽貨於魯為大夫。

來拜而見之也。先曾子曰：魯肩諂笑病於夏

為先來加禮也。

田十畝

曰哇音

奚

赧喃上

聲

治之畏

與入 和合 強與

頑

有愧如此人

哇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

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齊虛業反。赧，奴簡反。○魯肩，竦體諂笑，強笑

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哇，夏月治哇

之人也。言為此者，其勞過於夏哇之人也。未

同而言與人未合，而譴與之言也。赧，赧慙而

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已所知，甚惡之之

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

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

○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

切而不洪不及者。○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

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

如去上聲。○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井田孟

孟子

滕文

三六

二西堂

此切攘穰之說已

取家

子曰今有人曰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

不苛取

從此

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

厚數征貨之

然後已攘如羊反○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如知其非義斯

不崇朝而罷必因循以

速已矣何待來年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

此章見聖賢扶持世道之心

與人爭

故辭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政問何也

諄諄論

有不能安于無言者

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好上去聲天

人類

非一世也

循壞無端其間撥亂反治責在吾人

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去聲○生謂生民

塞塞而

遂橫溢

當堯之時水逆行汜濫於

哀人事得失反覆

而因避水竟

居甲

架木

猶鳥也居高

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

鳥在穴
日窠在
木曰巢

水不遵

道曰涿

空而疾

流曰洞

注灌水

流射也

壞音怪

者物不

自敗而

人毀之

也懷去

營窟書曰涿水警余涿水者洪水也

懼夫舜云

即堯時

此氣化之變而天

胡工反○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

下亂也

壅塞故水

倒流而旁

大禹謨也涿水涿洞無涯此一亂也使禹治之禹掘地

之水也

警戒也

此一亂也

使禹治之

禹掘地

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洧水由地中行江

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洧水由地中行江

注灌水

流射也

而注之海

驅蛇龍而

放之洧水

由地中行

江

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

南北一條之大水

小循其道則

蛇龍驅而凡

皆除

後人得平土而居之淮側魚反○掘地掘去

地中兩涘之閒也

險阻謂水之

汜堯舜既沒

濫也遠去也

消除也此

一治也

堯舜既沒

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

相繼而

毀民息之

已之

今

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

民家及之產

已棄植之

古謂園之

有

滕文

孟子

二十七

一西堂

聲物目
敢自破

也
畜水曰
廣水不
流曰汗

咸皆也
同也从
口从戊
戊悉也

說暴行又作園囿汗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

紂之身天下又大亂氣化衰人事失天下亂也

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官室民居也沛

治亂非一及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

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

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

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

無缺不備且精齊皆用於相武之功也一治也

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

也此一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

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古字通用此周

室東遷之後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

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

其惟春秋乎此孔子垂治法于萬世亦一治也此治全在人事也

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遊人欲

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

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

賦矣思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聖王不

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

孟子滕文

東西曰
縱南北
曰橫
翟首迪

北人音
澤
氏猶家
也因生
賜姓非
土命氏
別而稱
之日氏
合而言
之日族

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

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

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

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

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

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君聖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家人故

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

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

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吾為此懼閑先聖之

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

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

易吾言矣

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

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

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

中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為其惑

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

孟子 滕文 二十九 二酉堂

橫議或人 立 各 偏 備 仰身不知致少之義

視親無算路人 則人偷減

其言可勝言哉 今 為我兼愛

野有餓莩 止

明 仁義 明 辟之 罔 心 滿蔽 乎

既被 人無父無君陷于禽獸大亂將作無異 轉 殘 此氣化喪人季失又一亂也

揚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

君聖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家人故

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

公明儀之言我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徧

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

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吾為此懼閑先聖之

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

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

易吾言矣

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

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

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

中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為其惑

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

孟子 滕文 二十九 二酉堂

公義不敢放肆

子懼也抑止也兼弁之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

懲則莫我敢承者今楊墨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擊

上篇承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

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行好皆去

聲○詖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

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

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弑之禍故

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

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能言距

楊墨者聖人之徒也言苟有能為此距楊墨

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

節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

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

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教

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

能攻討而又唱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為邪

詖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於

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

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為承

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

常人之心而度○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

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

上有李膾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

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於音烏下於陵同膾

李木之
多子者
故从子
半物中
分也从
八从牛
牛為物

孟子

滕文

二十

二酉堂

大可以分也

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

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

可者也擘薄厄反惡平聲蚓音引。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

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為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

則惟丘蚓之無求於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耳。所者

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

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

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夫音扶與平聲。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

矣

則足未能如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

以易之也辟音壁。纊音虛。○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

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

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

攜者已頰頰曰惡用是覩覩者為哉他日其

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覩

覩之肉也出而哇之蓋音閣辟音避頰與輦同。頰與蹇同。于六反惡

平聲覩魚一反哇音蛙。○世家世卿之家兄

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

孟子 滕文 三十一 二酉堂

鷓鴣一名舒鴈

亦交際常禮乃不悅其類蓋魯界

仲子

蓋音閣辟音避頰與輦同。頰與蹇同。于六反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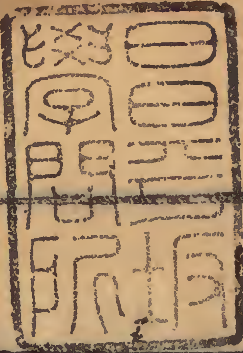
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

孟子 滕文 三十一 二酉堂

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

孟子 滕文 三十一 二酉堂

孟子 滕文 三十一 二酉堂



吾就其居食較之

當食者

已仲子也貌貌鵲聲也類類而也當食者以母則不

以其兄受饋為不義也哇吐之也

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謂不義也其所築果盡義以於陵則

乎依類而推知雖信其盡合義也仲子至一不苛食不苛居之

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

必居食盡廢如

後充其操者也人安能如蚓哉徒自若耳故曰仲子惡能操

不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為

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

伯夷之所為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

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為能充滿

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

乃為能滿其志而得為廉耳然豈人之所可

為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性人為

大人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選

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

無人倫而可

以為廉哉

文化甲戌

